

美术馆打工记：这是你想像的当代生活吗？

笔者在上海外滩美术馆短暂兼职，然后以一种意想不到的原因离开。



外滩建筑艺术节。摄影：郝伟凡

【作者按】每年的11月，是上海备受瞩目的一年一度的艺术季——两大当代艺术博览盛会“ART021上海廿一当代艺术博览会”、“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及包括上海双年展在内的无数个展览同时开幕，人头攒动，各大展览中心、美术馆都排起了长队。

据上海市文旅局“乐游上海”最新发布，《2023上海市美术馆名录》共收录100家美术馆，含国有美术馆27家，非国有美术馆73家。2023年全市美术馆共接待观众702万人次，举办792项展览，举办公共教育活动4963项。

是什么造就了今天当代艺术在上海的繁荣表象？笔者借由在上海外滩美术馆兼职的短暂经历，试图在美术馆这艘船上探寻何为“艺术”，何为我们想像的“当代生活”。

美术馆有编制吗？

推开现在进供员工使用的虎丘路大门，在微信群打卡上班时间：09:56，抬眼便是地上大大小小的塑料盆，我仰头望了望天花板，问同事昨晚是不是馆里漏水了。

“下午有活动。”同事Q回答道。

“泡脚活动吗？”看着那摆了一圈的露营椅，我打趣道。

“你可太不艺术了。”同事Q笑道，她指了指中间堆得最高的塑料盆装置，问我，“你看到东方明珠了吗？”

我走近了一看，红色的东方明珠塔矗立在反扣过来的绿色塑料盆上，虎丘路边小店兜售的20块一个的旅游纪念品。

“这个照片放在水里是什么意思？”一个来馆里闲逛的人朝塑料盆里的照片怒了怒嘴。

“下午有活动。”Q回覆道。那人问她是否可以参加，Q说活动爆满，早就没名额了。

我掏出手机，打开上海外滩美术馆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活动相关介绍——这是老妖精ensemble的名为“没有脚的鱼在河口停了一会”的艺术项目：结合行走、现场、书的形式来重新认识上海这座城市，通过活动参与者各自的记忆、感受和想像记录他们在上海的流动经验。这段内容让我我陷入沉思，为何浓缩了艺术家表达的装置现场无法像文字那样容易理解，是因为装置本身更抽象吗？



老妖精ensemble的“没有脚的鱼在河口停了一会”现场布置。摄影：郝伟凡

“你好，我投了你们美术馆的简历，想问下为什么一直没有回覆。”

眼前这个打断了我思绪的女孩——戴着眼镜，长发披散在肩上，素颜，敞着羽绒服外套。只有刚毕业的学生，才会跑到前台问出这样的问题。我问她，投递多久了。她说，快一周了。

如果她知道我这个兼职一天薪水200块，一周排班不超过3天，每月工资超过800块以上的要扣税，每月工资延迟支付，她还会考虑这份工作吗？

“美术馆全职要求挺高的，一般都需要留学背景。”我说。

“我985毕业的，学的也是艺术相关专业。”她解释道，又追问，“你们这有编制吗？”

“外滩美术馆是非营利性的民营机构，哪里来的编制？”

“我家就住在附近，综合考虑下来，这里比较合适。”她说。

“噢。”我应和了一声，心想也只有上海本地土著这么考虑吧。我们运营部的11位兼职、1位实习生、3位全职人员，上海本地人比重差不多百分之七八十。

“兼职我也可以。”她继续道。

“兼职薪水很低的。”

“我也可以考虑，现在工作很难找。”她言辞迫切。如果她知道我这个兼职一天薪水200块，一周排班不超过3天，每月工资超过800块以上的要扣税，每月工资延迟支付，她还会考虑这份工作吗？我没有跟她说这些，只是说：“你回去等消息吧，如果他们觉得你合适，会联系你的。”

“那我是不是要再投一份兼职的简历？”她问。

“你自己决定吧。”

她张大了嘴，挤出一声“噢”，转身走了。

玻璃门自动打开，关上。这是上海外滩美术馆改造后的新大门入口，连接着新落成的博物院广场，交错的小巷连结上海外滩源区域的圆明园路和虎丘路。门口的黑色圆形水池后面，身穿黑色大衣的保安，手持雨伞，站在砖红色建筑的门口，馆里适时响起坂本龙一的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与这一画面，搭配得有如电影场景。千禧年初，戴卫·奇普菲尔德建筑事务所（David Chipperfield Architects)受邀修缮、更新和改造“洛克·外滩源”的11栋历史保护建筑及众安·美丰大楼，并对外滩美术馆全新入口与博物院广场进行改建，于2023年9月21日首届“RAM Assembles 外滩建筑节”，以全新的姿态呈现在公众面前。美术馆、艺术画廊、拍卖行、生活方式买手店、书店及高端餐饮、咖啡馆、酒吧的入驻，携手打造了“艺术外滩”。随着电视剧《繁花》的爆火，上海外滩美术馆已然年轻人city walk路线中的一站，平常天气好的时候，博物院广场来往的是打卡拍照的人。

他的英文如此流利

上海外滩美术馆的前身亚洲文会大楼建于1932年，位于上海市黄浦区虎丘路20号，它座落在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的外滩源片区。占地13.5万平方米的“外滩源”地块，状如半岛，面向东南，是外滩历史文化风貌区的核心区域。“源”，不仅因为它位居外滩北端，也因为它是当年“西风东渐”的重要登陆点。外滩源项目于2002年12月正式立项，共分为三期，上海市政府委托新黄浦集团进行拆迁和开发。2004年5月7日，美国洛克菲勒国际集团与新黄浦集团签约成为项目的总体开发商。2005年，百仕达控股加入，三方合资成立了上海洛克菲勒集团外滩源综合开发有限公司。2010年5月4日，作为外滩源一期项目的上海外滩美术馆，正式在亚洲文会大楼以首展《蔡国强：农民达芬奇》开馆。蔡国强将“农民让城市更美好”、“不知如何降下”、“重要的不在飞起来”三句话用极大的字体涂在美术馆临街的墙上，彼时上海世博会的口号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望着玻璃门，想起来美术馆上班的第一天，玻璃门锁上了，不能进入。陆续有人过来，掏出手机，拍摄着玻璃门外，又有一位女士弓着身子，贴在玻璃门上，紧接着兴奋大喊：“他好帅啊！”不一会，两个身穿黑衣的男人拖了黑色屏风，放在玻璃门外。除了黑色的布，什么也看不见了。



李现来美术馆拍广告。摄影：郝伟凡

“外面是谁啊？那么大阵仗。”我问同事。北门门口停了一辆明星保姆车，通往博物院广场的路口也拉了警戒线。

“李现在那拍拍...拍广告。”同事答道，他戴着口罩和黑色框架眼镜。

“你来了。”面试我的Green抱着个文件夹来了，介绍那位同事是馆里的老兼职Adam，他会带我熟悉工作流程，说完就离开了。

“很简单”，Adam拿了我的手机过去，在微信上登陆了一个核销端的小程序，用来核销购票的二维码。“还有一个是在『爱...爱文亿』上购票的”，他说，在电脑页面上输入他们的身份证号码后6位就可以核销了。

正说着，一个外国人进来了，“one ticket.”

“100”，Adam用英文回覆道，并叫他微信扫码购票，那人拿出手机试了一下，没有成功，问是否可以支付宝支付，Adam弯下腰从柜子里拿出支付宝收款码。我惊讶他说英文如此流利，于是等他忙完，问他平常除了美术馆兼职还做些什么。“英文翻译”，他告诉我。

“你是上海人吧？”我从他口音判断道。

他点头说是。

Adam从来都不取下他的口罩。直到我离开，我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工资延迟了两个月

“听不懂。”张三丰回答那个用上海话报身份证后6位数的阿姨。

虽然听说过工会延迟支付，但也没想到延迟两个月，我惊讶他是如何在上海生活下去的。“用花呗”，他无奈道，住的地方是朋友的房子，是以低于市场价租进去的，“我找不到其他的工作”。德国，是他的“理想国”，他准备找父母资助他去德国念个技术相关的专业，然后留在那。

今天跟我搭班的同事是张三丰。1995年出生的他，原本在河南老家的银行工作，后来受不了体制内的工作，连夜离家出走，跑到了上海。来美术馆兼职之前，他在宜家餐厅做过打菜员，送外卖送了小半年。“我送外卖不拼命，挣200块要10个小时，后来我干5个小时就收工了”，他说，每周一次的DJ，也不赚钱，美术馆的工作还是轻松的，他刚领到了10月份的工资。

“今天是2024年1月5日”，我看了一眼手机日历，虽然听说过工会延迟支付，但也没想到延迟两个月，我惊讶他是如何在上海生活下去的。“用花呗”，他无奈道，住的地方是朋友的房子，是以低于市场价租进去的，“我找不到其他的工作”。德国，是他的“理想国”，他准备找父母资助他去德国念个技术相关的专业，然后留在那。他认为同样在国外打零工，也比在国内挣得多些，至少在他的理想国，他可以一边打工一边做自己想做的事。

“2046...” ，上海阿姨用普通话说了一遍身份证后6位数。自从《繁花》播出之后，上海人讲起上海话的声音都高了八度，“这是一种身份的确认，特别是上海封城之后”，一位上海朋友如此解读。

疫情三年，外滩美术馆恰逢于2020年初闭馆翻修，一度延期，直到2021年10月16日以“约翰·阿姆莱德：再，再”重新开馆。开幕式上，艺术和文化人士齐聚一堂，寒暄过后，谈论著艺术收藏、谈论著赚钱。挤在满是镜子装饰墙面的一楼，镜像扩充了人流量，让我感觉拥挤不堪，便随着一些人搭上早先仅供员工使用的货梯，直达五楼的展览起点，紧接着耳边响起的是拍照的喀嚓声。我走马观花地看完，拿着导览册就走了。在那之前的6月26日，余德耀美术馆（属于有政府背景的上海西岸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突然取消了公教活动“未来祭中祭（II）:牛铃”，并删除了相关的活动介绍。再之前的5月末，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简称UCCA)进驻中国14年后，新馆UCCA Edge落地上海静安区盈凯文创广场（属于香港嘉华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激浪之城：世纪之交的艺术与上海”之名为开馆展览，该展览由馆长Philip Tinari策划，聚焦于2000年前后上海涌现出的艺术作品。

“作品被安置在这样一个中性的、冷漠的、光鲜的空间里，它们发出的声音被困在一个『遥远』的 彼时，仿佛当时的力量、焦虑和困境已经可以被打包封存于历史之中。”刘伟田在其展评《激浪之城及其余波》中如此点评。

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2000年的上海双年展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它在多个层面上推动了行业变革的发生：它去掉了双年展名称中的“美术”，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双年展；它首次广泛接纳装置、影像等作品形式，不再拘泥于绘画；它开启了策展人制度，第一次有了海外策展人和艺术家参与；此外，双年展期间还出现了数十个“外围展”，冯博一等人策划的那场著名的“不合作方式”便在其中.....它被认定为一个标志着当代艺术“合法化”的里程碑，而在那之前，中国当代艺术经历了“体制外的十年”。“不合作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象征了20世纪末狂欢的高潮。在回顾“不合作方式时”，有人认为“这个展览无足轻重，因为它并不会对中国的艺术发展有所推进，或者说有一个怎样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是应运而生的，抓住了机会，该喊出一声的时候出了一声，很快，当然会被中国的泡沫所淹没。”

Historical Fictions

1. Get some land,
some people
Or, get the land
from some people

2. Some Laws, some guns,
to teach the people
the importance
of obeying the laws
and the guns.

3. Then clean the Stables,
Kill the Behemoth
of historicity
Kill conscience,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Muzzle the dissidents,
Tear down the Tower of Ivory,
No literature,
when these fictions
serve us better

主管来了

“今年的双年展你去看了吗？”张三丰的问题，将我拉回现在。

“网上风评不是很好。”

第14届上海双年展于2023年11月9日至2024年3月31日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主题是“Cosmos Cinema宇宙电影”。开幕一周后，寒风中看展的人群排起了长队。很多人本抱着期待的心情去看，看完却只有疲倦二字，“感觉自己十分庸俗，经济下行的年代对艺术感到虚无得很”。有网友总结这一届观展后感：“做论文电影的没有好艺术家，或者说他们不应该被叫作艺术家”、“策展人牵强附会的将一切扯到宇宙上”、“这个世界上居然有如此多矫揉造作、装逼的人”、“当代影像里有太多的无人机镜头，『用无人机向下拍摄大地，并且旋转』是最恶臭的一种”、“整个展览充斥着『给诗歌随便配点画面的小把戏』”。

“本届上海双年展『宇宙电影』为观众提供一个时空，让人们置身其中，思考宇宙的运作以及我们在其中的位置。”我拿着手机读了一段展评，问他，“你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吗？”

张三丰沉默了一会，说：“影像确实很多，也不是很接地气……我觉得你会喜欢《亲》，一个新加坡艺术家何锐安的作品，讲的是1949年，一批计划运往上海的纺织品被转运至香港的事。”然后，他告诉我怎么逃票的路径。我觉得，与如今上海展览门票动不动就100块相比，上双的门票才60块钱，至少要花6个小时才能看完所有影像，算得上物美价廉。尽管我们俩都觉得，艺术应该是免费的。接着，张三丰又给我推荐了一些免费展览。

在我们俩聊得正欢时，一个长卷发的女士走到前台这里，叫我们俩把头发都扎起来。然后看着我说，“你来了也有几天了，我来考核你一下，我们的展览对哪些人群有优惠？”

“学生、老师半价优惠，残疾人、军人、年满70周岁以上的免票。”

“儿童呢？”

“嗯……身高一米五以下？”

“儿童是7岁以下免票。”她更正道，又问现在展出的是什么展览。

“舒比吉·拉奥『这些石化的小径』和——”我瞄了一眼桌上的导览册，“谭晶的『旱梦滩』。”

“这些问题都是会经常遇到的哈。”说着，她走到商店的另一侧，问那些纸箱是干嘛的，叫我们清理一下，不要堆放在那。

等她走了，我问张三丰她是谁，怎么扎不扎头发也要管，这可太不当代艺术了。

“我们的主管。”



谭晶『早梦滩』展览现场。摄影：郝伟凡

作品需要报备

我取了一摞导览册，放置在供阅览的陈列墙、前台桌子上。记得11月份的时候，有观众问是否有导览册翻阅，同事阿飞则告之派完了，新的还在印刷中。我指着柜子里排放整齐的导览册，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唉呀——”，阿飞挽着我的胳膊，放低了声音，“三楼艺术家的影像作品涉及亚美尼亚战争，暂时不对外展出了，导览册上又有介绍，干脆不给了。”他吩咐我，若碰到观众问，就说册子没有了。

1994年出生的阿飞，曾是一位西点师。在上海的某米其林餐厅工作几年后，他生了一场大病。捡了一条命回来后，他就在美术馆兼职，一边养身体、画画。他妈妈一直让他回陕西老家，觉得他在上海没什么发展，可他认为回老家了更没有发展了。他想要成为艺术家。他想等身体养好了，攒了钱就出国读艺术。

“可是，少了那一个小时的影像，对观众理解艺术家的作品很不连贯。”我说。

阿飞耸耸肩。

“就是想让我们死！”提起报备，一个曾在艺术空间从业的朋友F愤愤得很。F当时上班的某艺术空间在“西岸艺术中心”，属于上海西岸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岸”）的房产。2022年11月份，F将防疫方案、活动资料准备齐全，就一个免费的纯学术的建筑展览去跟西岸运营部报备，对方回覆说不归他们管，叫他去找文旅局。F在文旅局的几个部门来回打转，每个部门都说这事不归他们管，两个星期之后终于有人回覆他，“30个人的活动不需要报备，人数超过100人的活动规格才需要”。F又将文旅局的答覆告之西岸。对方叫他再去问公安系统和街道办的意见。F又相继去了这两个地方。派出所只关心防疫问题，告诉他在活动期间做好测温、查健康码，他们到时会过来抽查，其他的事情他们不管。

她觉得她四十岁的时候也要面临现在的问题，倒不如现在就做个选择——辞职，想想以后要做什么。现在她基本靠存款过活，若不是她将三分之一的存款拿去炒股亏了大半，她还能有更多的时间来考虑她的未来。

街道办回覆说，只要文旅局和派出所没意见，他们也不会有意见。F再次回到西岸，说他们都没有意见，对方听了，叫他去问下灯光所意见。这是F头一回知道“灯光所”这个部门。他去了才知道他们管的是西岸整体外立面的视觉，比方说，沿街招牌上的霓虹灯、张贴的海报尺寸大小若影响市容市貌，就要撤除。F跟他们报了海报尺寸，对方说这么小的海报，他们不管。F回到西岸运营部又重复了一遍，并将灯光所不受理的截图等内容发给对方，这才得到同意：“你按照指导单位的说法，去做吧”。F为了拿到批文，前前后后忙了两个月左右，才得以让展览顺利展出。

美术馆的展览同样要提前跟有关部门报备，通过了才能展出，怎么到展览期间又说某个内容不行，现在过了一个月，又行了。上面的心思可真是难揣测呵。



西岸艺术中心。图：wikipedia

美术馆到处都是镜子

一个女生肩披皮革，身着拖地长裙，靠在黑色手扶梯上，红唇微张，“你脸侧一点”——她对面一手持反光板、一手拿相机的女生指挥道，她则身着露腰上衣和超短裙。我前面在一楼的储物柜碰到她们关行李箱，后面又在卫生间碰到她们换装。现在，她们在三楼楼梯处拍照。想来，我在前台接待的那些从小红书慕照片而来的人，就是这样来的了。

“不好意思，如果你们在通道逗留太久，会影响其他看展的客人。”和我一起巡楼的同事小鱼对她们说道。

“我们不会影响其他人，拍好了就走了。”超短裙女孩说。

小鱼无奈地摁了电梯下楼键。进了电梯，她跟我说，之前碰到过更夸张的——网红把走廊靠窗的坐垫移走，坐在窗台上拍照，真的很讨厌，她们也买了票，又不能赶她们出去。

“美术馆到处都是镜子，这种装饰风格，不就是为了吸引网红嘛，她们会带来人流量。”我说，“年底了，也没太多人来看展。”

对于网红来说，看展不是目的，拍照才是，美术馆充其量是她们工作的场所。上海整座城市，越来越像横店，这里的人都是演员，工作即演出。

“我年后考虑要离开上海了。”小鱼说。

1990年生的小鱼，和我一样来自安徽。她原来是做房地产策划的。她说，到了她这个年纪，如果在房地产行业里做不到管理层，之后很难有发展。她觉得她四十岁的时候也要面临现在的问题，倒不如现在就做个选择——辞职，想想以后要做什么。现在她基本靠存款过活，若不是她将三分之一的存款拿去炒股亏了大半，她还能有更多的时间来考虑她的未来。

“比起房地产里那些——不是聚在一起聊嫖娼，就是在分享如何不被老婆发现嫖娼经验的男同事们，美术馆的同事们纯洁得像天使。”她笑道。

送走不认识的同事

“Green叫我来拿你的身份证和银行卡去办公室复印。”实习生阿亮过来找我。

签合同的事，是我主动微信问的Green，但当天忘记带身份证和银行卡。第二周上班我提前把身份证和银行卡塞进了书包，结果Green微信跟我说行政同事周六不上班，只有工作日上班。终于等到这周四，Green又跟我说负责签合同的行政同事今天不在，她明天会把合同打印出来，下次我上班的时候直接填写即可。我一边疑问着为何不让我自己拿去办公室，一边把身份证和银行卡交给了阿亮。

关于这位“行政同事”，大家称她为“L姐”，觉得她“谜得很”。关于她的职位头衔，有人说她是“行政主管”，有人说她是“HR主管”。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能算错工资”，Q怎么也想不通有一个月L姐发错工资的事，有人的工资算少了，有人的工资算多了。

据说，她曾消失一个月没来上班，馆里所有同事都联系不上。“她可能有抑郁症”，“她可能精神有问题”，同事们如此猜测，似乎才能解释得通她仍在馆里上班的原因。

“她工作量太大了。”在馆里兼职一年多的S说道。她说老人事跳槽去北京的某画廊之前，发薪很准时，L姐负责之后，一个人要管行政、财务、报销，工作上出点小瑕疵不怪她。至于全职的薪水支付正常，她认为全职是固定薪资，兼职薪水计算比较麻烦、而且兼职的人数比全职员工多，“兼职的钱虽然不多，但审批流程还是要走，这么一走，就延迟了。”

“2月9号就除夕了，你回家过年吗？”S调转了话题方向。

运营部负责排班的全职同事Y早就让我们在微信群接龙2月份时间安排了。“我们外地人总是要回家过年的，春节期间是否开馆营业，就要靠你们上海人了。”我说。

“一直都是靠我们上海人。”S回道。

兼职协议不属于劳动关系，不适用于劳动法，属于劳务关系，劳务关系就是要双方协商确定合同内容。虽然有专家主张兼职适用劳动法，但只是个趋势，司法实践中还是不认可成立劳动关系的。在没约定工资支付日期的情况下，一般合理理解是三十天，如果超过三十天没有领到工资，最好的方法是打市民热线电话投诉到劳动大队。

坂本龙一的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又一次响起。每天循环播放的歌单，听得我有点想吐了。

“哎——你在包上签个名”，Y叫住我，“Eva要走了，同事一起送个礼物给她。”

我一头雾水，“Eva是谁？我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就不要签了吧。”

大家都笑了，说是运营部的主管。

我这才想起来，是叫我和张三丰把头发扎起来的那位，是叫我不要在前台看书、把小台灯收起来的那位，是跟我说“你是前台，你要对着门”的那位。

我知道Eva是谁了，但她肯定不知道我是谁，毕竟我只是个临时工而已。我拿过绿色马克笔，在帆布包签下我的名字。

外滩美术馆6楼看到的一角。摄影：郝伟凡

兼职协议签不签

“今天我就把你之前上班的工资都结算给你，后面你就不用来了。”Y说。

我站在那里，脑袋嗡嗡的，但还是和她确认了一遍，是不是明天就不用来了，因为年后有给我排班。

“是的。”Y 说。

我一阵头晕目眩，噁心，想吐。我双手抓住前台桌子，站在美术馆这艘摇晃的船上，试图厘清是怎么走到了这一步——

兰心大楼的电梯门一开，一排排的办公桌，坐满了男男女女，天花板低低的。这是我第一次来美术馆的办公室。带我过来的阿亮和办公位上的Y打了个招呼，便在一旁坐下了。一个黑直发及肩、涂着口红的女士——坐在Y的对面，盯着我，说：“来我边上填。”

想来这就是L姐了。她雷厉风行的脸，与传闻中很不一样。她隔壁的座位上堆满了杂物，她拉过她背后的椅子，叫我坐那，另一只手把几张纸递了过来。

我坐了下来，顺手拿了笔筒的圆珠笔，正准备写，就被她叫住——“快放下！那只笔漏油！”我将笔放回笔筒，手掌上沾满了黑乎乎的笔油，抽了桌上的纸巾，擦掉。

“擦干净了吗？”她转过来问我。我张开手掌给她看，“干净了”。

“你再擦一遍。”她递了一张湿纸巾过来，盯着我擦，“给我看看”，她确认干净之后，才收回目光。

我低下头，才看清那张纸上“实习/兼职协议”几个字，并无“劳务合同”字样。在填写完姓名、地址、身份证号码之后，碰到一处时薪的空白栏。我是要填税前还是要填税后，我准过身去，问她该填多少。

“你先空着好了，签完字就行。”她头也没抬。

我快速浏览了一下协议后面的内容，并无每月薪水支付日期这一项，我提出我的疑问。

她转了过来，盯着我，狠狠地：“别人都签得明白，就你签不明白！”

“你们这是违反劳动法的！”我站了起来，声音颤抖。

“那你就别签了！”说完，她的头迅速埋回了桌面。

我走到Y的办公位那边，拿着手里的几张纸，告诉她，虽然我是兼职，但并不会签这不明不白的合同。

“你先回去，我们研究一下。”Y答道。

回去美术馆的路上，我气得发抖。冷静下来后，我给做法务咨询的朋友打了个电话。

“兼职协议不属于劳动关系，不适用于劳动法，属于劳务关系，劳务关系就是要双方协商确定合同内容。虽然有专家主张兼职适用劳动法，但只是个趋势，司法实践中还是不认可成立劳动关系的。在没约定工资支付日期的情况下，一般合理理解是三十天，如果超过三十天没有领到工资，最好的方法是打市民热线电话投诉到劳动大队，通过行政机关施压，他们就会按时支付了。”朋友给了我回覆并建议。

然后，我开始编辑微信：Y，我希望兼职协议上能增加薪水明细及每月工资支付日期这两项，谢谢。

“我先跟人事确认再给你答覆。”Y回道。

第二天，我仍未等到她的答覆，便微信再问她。

她回我：今天所有人都在忙集团年会的事，我明天再答覆你。

后记

Y给我的答复是：合同模板是经过集团法务确认的，他们没法更改，具体工资支付日期要看审批流程，时间不固定，时薪25，扣完税的话就没有那么多。她一再强调情况特殊，无法保证薪水支付时间。在得到我如果超过三十天没有收到薪水，会打市民热线电话投诉的答案下，她告诉我后面不用去上班了，并在当晚用她个人支付宝帐号给我支付了当月工资。

同事阿飞和张三丰得知此事之后，阿飞回覆我说，“你做得很好，你做了我们都不敢做的事。”张三丰说，“我比较需要这个工作，我就不战斗了。”

参考资料：
姜俊《艺术的公共话语》
潘妤《艺术外滩，一个正在崛起的“全球艺场”》
黄崧《首届外滩建筑节：与奇普菲尔德一起探讨“公共空间”》
邬琼《“洛克·外滩源”：百仕达的资本钢丝绳》
T中文版《2000年是一道坎，21年后，中国当代艺术界跨过去了吗？》
张涵露《第14届上海双年展 | ARTFORUM展评》

[#上海](#) [#打工人](#) [#美术馆](#)

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未经[端传媒编辑部](#)授权，请勿转载或复制，否则即为侵权。